

號 7426
分G 40118

新天報文藝叢書之二

巷戰之夜

抗戰長篇小說

張恨水著



南京新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有必印翻
有所權版

每部定價國幣四圓(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印刷者

南京新報重慶

發行所

南京新報中

發行人

銘

著作人

浪

巷戰之夜 一冊

中華民國卅一年十月初版

巷戰之夜目錄

- 一 週年紀念
- 二 車站上的人潮
- 三 散後之家
- 四 辛勞之前夜
- 五 勸插者之警報
- 六 暴風雨將來時
- 七 沈彈樓飛下
- 八 炸起了中國男鬼的暴火
- 九 天津在被屠殺中

目錄

一 序

二 國情，四比五五九國大火

三 動盪的時代

四 淮河。天災人禍會了

五 二週年紀念

卷之二 前目錄

那時候，我身子幾乎凍僵，有一個陰溝溝，應到到上坐位升機發的突圍裏水池子裏。就是我們這
年戰爭的時候，敵人大機還沒有發現。我們這個伏擊，就預備着那時候的一條道路。現在不準備要事
情。快路。早去路上，我們第一要關十八個人，由那裏河裏去老戰。衝進去是不成問題的，至於是不
去，那時候是來。你們在走那條路的人，明開他們對着子裏的注意力。但是，我相信我們那時候手
去的，一定是衝得出來的。他們就在那條路裏，也不過百十個人。去年今夜，我全團也應該衝
敵的敵人。去年今夜，每人有槍，有手榴彈，又是飛他冷不防，為什麼不能打勝仗？同志們！大家聽
。這一番話，用不大高的聲調，在星月光下發出。大家雖是靜悄悄的聽着，但各人的心裏，却是像開
水那裏沸騰。在十分鐘之內，大家準備妥當，各人肩上都揹着槍，胸前掛着手榴彈。天成了車行，在小
動子上的出動。月亮照了人的影子，一車地動在路面上移動。水濕了的草鞋走得很響，聲音上
也響着，像在響個人肩上的槍枝，響着月光照天上的月亮映着車隊，透着有點殺氣。八十分鐘的行走
。這塊稻田的平原上，裝着樹木房屋，一羣黑樹的的影子，那正是渾渾的樂子了。於是這位老農
。這月亮的影子，透過了在後引隊的五分鐘全隊同志，立刻分作兩股。支隊長所帶的十
八個人，各騎着人行騎，透身子俯伏在兩尺高的稻稈裏，順了田埂，走向高子後的河溝裏面。那時候的

這是在那裏的第一個戰鬥員，就是派往偵察的人，他知道那一堆是那一家的屍體。他聽着那
 着手勢，告訴隊長向那裏走。於是他們由一扇歪斜的後門，走進一處人家裏去。這屋頗小，其
 裏面漆黑。雖然門戶洞開，裏面却沒有人。在屋下露出一方小天井，微光映着地面。店門
 開了一小扇，可以看到店門外的街。支隊長走到門邊，由門縫裏向外張了一眼，並沒有什麼。大膽子
 伸頭向外看了一下，擡了！這街上正有兩個敵兵，站在下手人家屋檐下，眯咕了眼睛。不敢仔細看。
 立刻轉轉身來。因將手牽着兩個力大的隊員到身邊，輕輕的對耳朵裏說了幾聲。說畢，支隊長在前將店
 門輕輕的給它完全敞開。步槍已背在肩上。拔出背上皮鞭子裏的大刀，側着身子，當開了火門。那兩個
 敵兵，纏結在屋檐下閉話。他一個箭步，跳上前去。看得親切，兩手舉起刀來，向背對這裏的兩個敵兵
 亂砍去。這個敵兵倒了，那個敵兵嚇呵了一聲。他揮起槍來，擡了槍靶，便向隊裏砍去。但第一把大
 刀，一條白影，已由旁邊砍到那敵兵手上。他丟了一歪身子，第三條刀影，已落在他的頭上，他也倒了。
 這迅速的了結此事，沒有什麼大響動。由店裏出來的十個老同志，各個子槍，正替戒着後路。喧嘩的聲
 響傳道，有不測十幾戶人家。但覺的而是塞門，門邊一個堆堆的機關槍掩護地，由那牆下，拍拍槍響
 聲響着槍。他們還是全力注意着寨外。這裏相距那裏，不到十丈。這腳步的響動，似乎已把寨外圍了。

團長笑說：月亮落山，天也亮了，我們快點回去。去年今夜，一場巷戰，是一場噩夢，今年今夜，不通開玩笑罷了。各位是安分的莊練人，我是一個番生，一年或幾個月的磨練，我們把巷戰也看得很平常，找着敵人打。假使我們有飛戰大砲，老早我們把敵人打落海裏去了。那分隊多道：報告隊長，我們今夜這一仗，雖沒有去年那一仗打得好，但是我們將來說給人聽罷，也是很風光的一件事呢。隊長哈哈一笑。這時，天慢慢變了灰色，殘星零落散在天上，月亮已不見了。他掏出表來，將手電照清看時，快四點半了。想到去年今夜此時，正夾了皮包，預備離開天津，而敵機已開始丟彈了。此身未死，留得今夜，又報了一回仇，明年今夜，也許回到了天津吧？他昂頭四顧大別山巍峨的影子，已在北邊天脚湧出，一切大地上的低矮影子，都向大別山俯伏着。自己的隊本部就在那巍峨的影子下，此時看來，彷彿鄰山也雄赳赳有得色了。回看留給敵人的那叢火，還是在遼遠的地上，向上冒着成團的紅烟，也像很高興地恭祝他這個週年紀念。

讀者要知道這個紀念的本事嗎？下面就是：

書畫之友 一 遊年鉅命

●

出。一日又... 今亦... 昔... 不...

不... 門... 一... 一...

二 車站上的人潮

強烈的電燈光團，帶着一分慘白的意味。在那光團的上層，密線般的塵斗，鑄滿了暗空。月台上的欄，直挺挺的排班站着，沒有一片樹葉子在屬動。這些，蘇烘烘着天氣千分的熱。大家總是這樣說。這是一十年來，天津少有的苦熱。象徵着時局將有暴烈的變動。西車站的月台上，向來是沒有什麼驚人的事，空蕩蕩的一片空地。現在呢，行李堆得像山堆一般，除了讓出幾條路，便于人從之外，一個個旅行囊所佔有。美麗的紅皮箱，雪亮的銅牌子包了犄角。印花的被單，包着像大鼓一般的鋪蓋物，尤其是那轉手騰轉的綢緞，將藍面的綠綢，擡起了高揚提柄，裏面的零碎物件，兀自裏鑽出來。不曉得這些東西當初是怎樣賣貨，現在是一齊亂丟在地上。行人像決了堤的洪流，由任何一條行李堆折其衝出，一個個跟着，像面的人只當過了山前，前面的人實在站不住脚。在一羣人中，一個個手裏拿着行李，圍着

望，有兩處人家，門口停着大車，紛紛的向車上堆東西。又有人喊着：怎樣今天的報，還沒有送來，到大橋上去買一分來瞧瞧罷。競存忍耐不住，也莫明其妙的走到門外來站着，鄰居進出，老迷的看見，老是皺眉問上一句話：「你打算怎樣？」競存也是照例的回答，看看情形再說罷。這樣在門口站了兩小時，也沒去收拾東西，也沒有到胡同口去作什麼，直待送報的把報送來了，這顆海闊天空的心，才有了歸宿。

……在早上，接到日本兵可以釋放。剛才我在胡同口上，親自聽見有人談話，你瞧，中國巡警……
……只當沒事，簡直當漢奸的都公開起來了，這還了得？就存也沒理會他的話，直直的就走上大柵門。果
……的，只一夜的工夫，河北街上，又變了嚴運了許多，每個巡警崗位上，都加了雙崗，五馬路斜拐彎，
……對了車站的所在，沙包堆得又高又寬。在街上走路的，沒一個不腰着安閃步子的。人力車，馬車，火車
……不斷的拖着行李向租界上或到橋下。就存站在街邊樹下狠出神的看了一會。恰有一個巡邏警士，由
……面前經過。彼此是胡同口上常見面的人，他先點了一點頭，走近來，低聲道：張先生，你還在這兒幹
……就存舉了眉道：我們苦於不知道真消息，今天市面……才巡警道：自然嚴重多啦。可是上面一道兩道
……的命令……來，他再弟兄們別勸。就存道：你打算怎麼樣？巡警道：不替土頭的命令怎樣？我們決計
……不……。……天津恐怕要變成九一八的……。用不着打就完了。他說完，……時的情
……張，彷彿也抑制不了自己。覺得光是鎮定，那是無濟於事的，他轉了一轉念，到三點鐘的時候，便把細
……軟東西，全部都搬到法租界去藏起來。租界上的消息，和內地完全兩樣，不是說中央軍已到了楊柳青，
……就是北平要開四城……日本……。然而同時表示了船橋已迫在眉睫。就存爲了好
……新心，轉案由……上……，再前……日本租界不……的……法。……情形果然是兩樣，那……的十字

時候，只有極少的人在路。法國兵，安南兵，全副武裝，十個八個的，排着在路邊游着。騎兵在路邊的邊境，沙包堆得極高，在外面密密層的排着鐵刺。中國便衣偵探，不時的在街上備候着行人，伸着兩手在馬車上撫摸。隨着沙包邊境的警報，那那兒想見軍械，兩邊夾立着的樓房，沒有人出入，也沒有了布製的布帛，中間馬路上，更沒有一輛馬車行走。警察的，有一輛摩托車在馬路橫衝出來，車前面伸出來那小個體的護安左右快動。騎兵二面看，一面想，覺得這事情真不安。只得匆匆的趕回家去。一脚踏進河北地段，那情形更真可怕。除門外每個階位上站着三五個巡警，街上簡直沒有人。上午還響不斷的馬車，推着行李，現在連一種輪轆也沒有了。走到自己家門口，有一大部分人家，是大門緊閉，上面釘着橫木條。有幾處門戶洞開的，却又在外面看到他們院子裏滿地堆着大小包件，却沒有一個人。倒是那姓小家的，還沒有多大的變動。在屋牆轉角的地方，兩三個人站在一處，啾啾的談話。看見人來，他們又悄悄散開了胡同口上，向來是停着幾輛人力車的，這時只有兩輛車子，相對的停着，倒有四五個車夫，站在車子邊。七言八語的談話。看到這存過來，有個叫快嘴的，他着尖下巴，向他笑道：「張先生，英國地回來，還是法國地回來？就在笑這。你就知道這上租屋來着嗎？我屋上也沒有貼着租界上去的標照。快嘴說道：我們這窮小子窮命一條，真晦事。在們當先生的人，還不早早兒的在外國地家

表示着冷靜的時間，幾已來到。在緊那着馬路的時候，不能到一點事，也不到一點小販的叫喚聲，聽不到黃昏時候，就像在深夜一般的靜止了。但偶然也會聽到一種隆隆的皮鞋聲，在馬路上響過，材料物是整排保安隊，由這裏過去。為了這原故，在屋子裏說話的聲音，也都低弱了。在屋頭的陽光裏，由血紅色變成了灰色。屋子外面，更聽不到一點聲音，很久很久，可以聽到隔壁人家細細的說話聲，就是存也感到坐立全有些不安。只管取烟捲兒抽。自己覺得烟草有些不夠，便走出牆間來，要到烟店裏去買烟。抽涉只是剛踏上大街，便感到事情似乎常常，所有兩旁店家，完全閉了門。在牆壁下，兩個穿制服的巡警，各拿槍上了刺刀的槍，由人家屋簷下鑽了出來，有一個喝道：幹嗎的？魏存道：我是在這裏住家的。出門買東西來了。一個巡警道：張先生，我認得你，你就住在這胡同裏的。快回去罷，太晚了。魏存道：我也不再說什麼，悄悄的轉身回家了。這時，木牆到叫賣號外的聲音，也聽不到。聽到叫賣號的聲音，每晚黃昏時候，能聽到的一點新刺激，這時也沒有了。魏存道：兩手，只有在那裏子裏敲來敲去。抬頭看看天色，雲層密密的佈着，有幾點零落的星星，在暗空裏不住的閃爍。那馬路裏，整夜，在屋簷下敲椅子上，不斷的打呼。胡同外面，有好幾汪水坑，在這一陣子大雨之後，處處水是滿地的。有幾隻自由的狗，在路邊，咕咕咕咕，唱着夏之夜的短歌。這是平常不大聽見的，夜過去一點，天

津的今夜，是多麼沉寂？人的聲音退出了宇宙，却讓這蛙聲來佔領了。八點鐘，劉媽作好了晚飯菜，送到書房裏棹上，在棹子旁邊，放了一把小小的錫壺。魏存笑道：還預備了酒？劉媽，你替我壯着胆子呢。劉媽站在棹子邊，只是微笑。魏存看棹上，有一碟黃瓜拌粉皮，一碟雪裏紅炒豆腐干，一碟鹹鴨，一大碗火腿白菜湯。笑道：吃得這樣好，幹什麼？劉媽笑道：剩着鹹鴨和火腿，再要不吃……魏存點頭道：對！什麼都犯不上留着。劉媽取過高脚玻璃杯，斟上一杯白酒，放在他面前。魏存道：你也去和小馬吃飯，不用管我，我慢慢的喝着。劉媽果然走了，魏存端了杯子，眼睛只管向屋子四週打量着。書架子上不會收起的那些書，牆上掛的字畫，甚至乎棹上放的鐵紙的小石獅子，全都看上兩三分鐘。電燈發出慘白的光，在沒有聲音的環境裏，讓人說不出是淒涼，是悲痛，或者是恐怖？情緒毫無所主的時候，只管喝酒，並不感到醉意。喝了大半壺酒的時候，不鳴汽笛的火車，由遠而近，嘩啦嘩啦的響着。以後，這聲音，又由近而遠。這車聲過去，兩隻耳朵又像聾了。但不久，火車再跑過去。於是由此開始，火車不斷的響着，想象到這火車是怎樣的在黑夜裏奔馳？火車上裝着什麼？新站老站，在日兵佔據之下，在幹着什麼？夜儘管沒有一點變動，這情形是更嚴肅了。「不能喝醉呀！魏存突然喊出來，推杯而起。

五 動搖者之窘相

這樣寢寢恐怖的一夜，在昏昏的醉意中，又過去了。當甦醒來時，不知道怎樣的，身子會睡在藤椅上。睜開眼來，窗子外的天空，變着魚肚色，却聽到嗡嗡的聲音，在屋頂上響着。在兩年以來，天津的市空，就常常翱翔着日本飛機，這聲音已聽慣了，倒不覺得有什麼奇異。尤其七月七日以後，天天都有日本飛機掠過上空，似乎是尋常舉動了。但有一點，這時的飛機響聲，特別沉着，幾乎震動了整個居室，連屋子裏的玻璃窗戶，也受到空氣的劇擦，咯吱咯吱有聲。就存蟻不說出什麼來，但也不能隱忍耐下去。他就搶到院子裏來，向天空上看去。這無怪空氣始像熱氣那樣蓬鬆，翅下風帶着紅太陽照着的飛機，一個三個，列着品字形，東四南北，有一組或兩組，轉了圈子盤旋着。當機身稍微側一側的時候，飛機上坐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那自然是絕對不顧慮到地面上有人射擊的。就存看了有十分鐘，那飛機也不會飛走。自言自語的道：好！今天又看見了他在飛，他飛得真高，飛了椅子會動，

樓戶外面望去。小馬在外面喊道：「日本飛機炸魯迅。」叫小馬這也炸了，那魯迅也炸了。魯迅他不要兩張紅綠紙的方塊傳單，就向書房裏跑，轉着錢存，還不會報告出來呢。錢存道：「誰叫你去報來的，快斷了罷。」小馬站着發楞，進退不是。錢存道：「這是擾亂人心的東西，你看了有什麼好處？」新當道的了！小馬見他這樣深惡痛絕，簡直不敢抬起頭來，就隨手把紙塊捏了紙團子，丟在字紙盤裏去。就進房，聽到胡同裏面人騾哄哄起來，聽出剛句來，都是說飛機散傳單的事。小馬緩緩的移步到門口，聽到大門口，他一扭轉身就聽到一陣腳步聲，奔向大門口去了。他晚竟是小孩子，錢存報哨聲會他。半小時後，他送着報紙進來要報錢。因為三天以來，原來送報的報紙根坭拿去了，它並不送報來，每日是在花兩角錢零買一份報看。錢存笑道：「平常的一份報，要賣兩毛錢，他們趁火打劫的心事，也太厲害了。院子裏就有人接嘴道：『不要，就把報拿出來。我好趕第二家。』」錢存聽說，自送了兩毛錢出來，要報的却是一個斑白頭髮的老頭子，因問道：「憑什麼要得這報費？」他道：「先生，你也不出門去看看，現在大街上是怎麼一種情形了。我們在街上走路，也就是拿著頭在手上玩。他口裏交代着，人已走出大門去很遠了。錢存聽了要報人這番報告，覺得情形很嚴重，立刻展開報紙來看時，也只是聽到北平要正式開火，至於天津方面，只有日軍昨日在日租界演習武裝，和一部分漢奸的活動消息。日軍雖已佔領了第四

區區幾粒，結果是日曬雨淋也溜了，就其出來了。雖是市政府的差和，也只說隨努力和平，將兩大張紙，帶到那屋裏看過了。很次說對中國準備作戰的消息。細細放下了，還是用那唯一半瓶子的辦法，讓烟捲來抽煙。這日的天氣是異常的悶燥，正像天津整百萬市塵一樣，情調都是熱烈的，而眼前沒有什麼光明，七分的苦悶。早上天長多雲，太陽時時撒一些泥青的光彩，發在院子土地上。大門外兩棵槐樹直挺挺立着，雖在樹裏裏裏清長聲在叫。喧嘩早踏了競存身，却濕透了兩件汗衫。街上小販的叫喚聲一陣一陣的轉動，都沒有，唯獨聽到整個河東都已經死過去。但這種情形，昨日下午，就是如此。天也並不見得加重。經過長時間的刺激，也就覺得一切是很平常了。劉媽和馬已不是昨天那樣驚慌，劉媽清理出一些衣服來洗過了，小媽將三天沒有打掃的院子也洒過水掃過土。隔壁房東陳老先生，口角上噴了烟捲，蹣跚地走了來。他歇歇案件是大葛布背心，光腳子擡着芭蕉扇，態度是鎮定得多。他進門便道：張先生沒出去嗎？市面上還好，也許沒有事吧？大概是會開會的。中國有什麼辦法？軍備沒人家的好，只有用服神說。人心也不得不存，魏存笑道：希望張先生，不要繼續什麼維持會，人心就齊了。陳老先生語音頓挫：唉！我們算得什麼，不過謀個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張存連擡了幾次頭：這道理想，對新政府沒有什麼不利的地方，唯唯代。張存連擡了幾次頭：這道理想，對新政府沒有什麼不利的地方，唯唯代。

第五回 張存連擡了幾次頭

張存連

「一定是一盤海沙。陳老先生，」周道：「這信我們也收到了。不過這天下，也還不了這信，」

「誰傳信捧場？就存道：日本天皇，有日本老百姓捧場，要中國人捧場作什麼？我先說着，你向後隨。」

「將天津失守了，原先那些東洋海落英，扎嘴啡針，以及開槍子的日本人，都是中國人的天皇，中國人要捧場，只有捧他們，還想這日本天皇嗎？陳先生苦笑着道：也不至於吧？就存笑了一笑，沒多說，在扇子裏拿出兩張報來，笑道：我知道陳老先生，爲了這個來的，拿回去瞧吧。陳老先生見他有些不高興的樣子，只好拿了報回去。不到一小時，他滿臉帶了笑容，送着報走了進來。就存見他會有了笑容，還是在他臉上，打破了一星期以來記錄的事，便也禁不住笑道：有什麼好消息報告？陳老先生笑道：我有一個親戚在省政府裏作事。剛才他派人送了口信來，說是我們派了代表在法國地同日本人接洽，日本人的要求，大致我們可以答應。在河北的保安隊，今天晚上可以撤退。就存道：老先生以爲這是好消息嗎？陳老先生道：這樣辦，天津就打不起來了。就存點點頭，一個字沒有批評。在衣架上取下長衫披了，拿了草帽在手。小馬在屋裏轉出來問道：張先生出去嗎？就存道：我要出去打聽打聽消息。你把細好了的書箱，送到英國地吳先生那裏去。他一面說着，一面向大門外走，陳老先生跟在後面扯着他的長衫。就存攔住了脚，回過頭來，他盤了頭，在老花鏡框鏡子上，拾着眼皮向前後都看了，然後低聲道：張先

生，他政界上熟朋友很多，他們總是在法國地國民飯店，進進出出的。你對那裏去打聽打聽，就可以知道真消息。魏存道：打聽出來了又怎麼樣？陳老先生道：咱們這前前後後幾條胡同，也可組個自治會。別以為這就是漢奸。有個自治會，中國地面車替退了，咱們也可以自己照應自己，免得地痞流氓出來打劫。魏存淡笑一聲，逕自走了。三小時以後，魏存由英法兩租界回來，所得的印象，是漢奸遍地，官無能。魏存又驚慌的却又軍心惶慌，力求一戰。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怎樣觀察，也難下一個和議的結論。但回到河北時，出乎意外的，却是太極上的鋪子，十之九如是照常開了門營業，零落了兩天的人為車，也有往日本爭的數目，在街上來往，偶然還有一輛破舊的汽車，搖起地面上的灰塵，有兩三尺高，拚命跑過去。車頭上插着一尺見方的卍字旗，車裏坐著着白鬍子的老人，穿了三十年前流行的半截長衫。路旁的人，擦湧着一幢五層的高大洋樓，那是鐵路旁的紗廠，屋頂上飄蕩了一面太陽旗，車上的人，並沒有誰注意到這個。胡同口上，歇了一挑子大團扇，七八個瘦衣人圍着團扇。自己正要走進胡同的時候，一個賣切糕的，推着獨輪車子出來。在車子面上的那塊木板，白布蓋了小平面，布外散着三四十大個大餅子兒。魏存道：掌櫃的兩天不見，你又上街了。賣切糕的吸了口氣道：什麼法子呢？我們是一天不幹，六天就得挨餓。天天我眼裏，若是不作有一點生意，真本不來。也許先就餓死呢。魏存的小主子

他睡到八點鐘，覺着多有十個人來談消息，聽得覺得是冰凍的一種無聊感，因放下了什麼子出到屋
口，只見在書房裏站坐。告訴小馬關上大門。再有人來，就說已經早睡了。自己把心定了一下，聽得屋
子裏響很動的，但是感到自己需要一些時候極端的清醒，因之，斜靠了書桌，向窗外的天空看着出神，
只見那繁密的星點，昏昏的照耀着，想着明日又是更晴的天氣。在南京的人，也許還帶着男女朋友夜玄武
湖裏盪着遊船。要是到了南京了，正和兄嫂們在院子裏乘涼，說着天津的情形。北平城外，又熱鬧着火
吧？二十九軍的兵士，在高梁地裏，黑黢黢的向前換。天津，南京，北平，還有其他的所在，都在這成
軍的星光下，而環境是絕對的不同。宇宙真是一個謎。想着出神，眼睛也只管向天上看去。忽然覺得這白
光，與天空裏橫斜交叉的照耀着。有時掠過這裏的屋頂，連屋頂上蹲着一隻貓都可以看見。漆黑沉靜的
夜裏，看到這種白光，那是更添了一種肅殺之氣。魏存也是正向着天空幻想，想把自己的幻想，更纏着
一個結論。却聽到斷斷續續的有人敲着門。小馬在院子裏問道：誰？張先生睡覺了。外面有人答道：小
馬你快開門。我有要緊的事，同張先生商量。小馬道：是馬上要走嗎？陳老先生，你想明白了。他道：
不，我有好消息報告。小馬聽說是好消息，禁不住就來開門。隨着陳老先生進來，一面叫道：張先生，
有好消息了。魏存只好迎到院子裏來，笑道：這樣子，老先生你簡直一步驚。我看你想破一點，明天

「……」他見胡德勝開河北關。陳老先生道：「我總可以盡心化育了。剛才我進清湖河口上孫先生卜了卦，大體明天十二點鐘以前，可以脫離危險。卦上還說，今天夜初有點小驚動，現在日本人討着探照燈，本是顯明了。孫老先生的醫很靈的。戴存笑道：「老先生就是來報告這消息的？」陳老先生道：「我這地過平時數，全是上上的卦。我親戚報告保安隊今晚上撤退的話，大概不會錯。戴存不看他是一位老人家，真恨不得一脚把他踢出大門去。正呆着還沒有回答，黑暗中有人叫了一聲馬二哥。小二道：「楊老七，這時候你還來啦。星光下，戴存看到一個打了赤膊，肩膀上搭着一件短襖子的人。聽他聲音，知道他是胡同口舊停着車子的車夫。便道：「早就戒嚴了，你們還是亂闖，仔細警察捉了你去當漢奸。楊老七道：「沒關係。槍斃了免得在世上活受罪。我來無別的。明天張先生要送東西到英國地去，交給我翻譯。小三子這小子亂搶生意，明天不能再要他拉。戴存道：「你們這些拉膠皮車的，太沒有義氣。現在什麼時候了，還這樣鬧聲兒。楊老七道：「張先生，你明天別讓他拉，他要是拉了，我用拳頭和他算帳。說畢，一路喘着去了。陳老先生一邊聽着，沉鬱了一會突然問道：「張先生，你看今天晚上沒事嗎？還探照燈，今天晚上照得邪行。說時響起頭來，向天空四週觀望着。戴存笑道：「這樣說起來，孫先生的卦，老先生的牙麻數，還是靠不住。小馬道：「老先生說送好消息來，我喜歡得什麼似的。結果，您還是來問我們張先生

存愛了果的人，在椅藤子上得着安全，也就睡過去了。廳中，彷彿人在南京玄武湖的遊船上，正帶着連兒，領略六朝烟水。那湖面上的清風，悠悠的送到人身上，讓人感到清涼透骨，需要加衣，驚醒過來。看着天上的星宿，還是那樣繁密，槐樹頂上的銀河，可斜掛在天的一角。魏存一抹兩手臂，還只穿了一件短袖汗衫，便要進屋子去睡。坐起來出了一會神，只偶然聽到水窪裏的青蛙，隨風送着斷續的聲音來，此外是沒有一點響動。在那星光下的屋脊，暗沉沉的表示着這大地的人，都睡熟過去了。魏存不能說是平常的一幕夜景，而在這時的情緒裏，就覺得更有一種特異之處。而是一種什麼特異之處，竟不能抽象的定下一個名詞。於是低下頭只管出神，想玩味得一個結論。就在這時，只聽到半空裏刷的一聲。既清脆，又凄慘，在這無時無刻不在恐慌的當兒，立刻斷定那是槍聲。便站起來，抬頭向天四面張望着。天空依然是那些繁密的星宿排滿着，沒有一點異樣。可是刷！嗚丟丟！刷，拍拍。那些不能以文字形容的聲音，斷斷續續而起，便叫道：小馬，劉媽，快醒醒，事情不好了。小馬在堂屋裏翻開了被子，睡着一個翻身，滾到地上。他爬了起來，奔出院子，就摸索着大門。魏存道：你這幹什麼？還衝出去嗎？槍聲停了，你也聽聽。小馬道：我也知道。我聽聽大門，是不是關好了？劉媽這時也進來了，見面走着，一面哆嗦着聲音道：張先生，這……這可出了亂子了。怎樣……她咬啣一聲，卻我在院子裏走。

「……是不亮了，不知道電線斷了，或者是電廠停了電。無聊的坐著，也有不到同屋子裏這兩位鄉民是怎樣景象。左右掃場，並沒有燈光由牆頭上射出來，看他們家的屋影，似乎都添了一種向下歸寂的姿勢，偶然發現一兩句說話聲，都透著嗚咽的意味。魏存面前那一小盞火屏，微微的在黑暗中移動著，好像他是在拚命的抽煙捲。突然間，面前一個黑影子一伸，倒駭了一跳。他道：張先生，不不，不好，噴門大門口，有兵佈防了。魏存道：小馬叫你不要大驚小怪，你還是這樣。你是怎樣走進院子來的，我倒沒有看見。小馬道：我是爬進來的。魏存笑道：你別替中國的青年人活現眼了。這也不是陣地上，憑什麼走路都要爬行？小馬道：這不是陣地嗎？請您到大門口瞧瞧去。魏存聽了兩小時的砲聲，實在忍耐不住。真的走出了院子，來開大門。兩扇門剛是打開，身子還不會完全露出。就有人在胡同裏大喝一聲道：幹嗎的？隨了這一聲喝，屋光下看到有人跑來面前，刺刀尖正對了胸脯。魏存道：老爺，您辛苦。我是這家住家狗老苗姓。家裏煮清粥成的菜豆粥。若是您願意喝一點兒的話，我就送來。那人道：我是二十九軍一個兵士，向槍排長在五馬路口上站防。兄弟是專場的不得了。半夜三更，子彈亂飛，也不好惹老百姓的看門，真怕驚動了。魏存道：沒關係，沒關係。我家裏有涼茶，也有菜豆粥，您進來喝一碗。兵道：咱家沒新飯，愛百姓就別進老百姓的家。咱當兵，總家裏也是百姓。老鄉，您有這好意，把

茶豆湯送到馬路上去，誰怕劫掠，兄弟們全沾點光。魏存道：「我就怕不能亂走。若是可以送去的話，當
然就勞。」兵道：「我帶着您去，就沒事。」魏存叫聲等着，就到廚房裏去，把整面盆的家私粥，放在一個空
網籃裏，又帶了幾隻調和菓子，把個小馬，來，你同我把這一隻籃子送到馬路上去。咱們的命一樣大
，我罷去，您就也能去。小馬沒言，拿了一根門釘來，問道：「那我給後頭。」魏存笑道：「你就從後頭開口
回來的時候，怕後頭更危險。」小馬道：「我還是拾前頭罷。」魏存笑着，和他拾出了大門。兵先拿套鞦韆，
一碗茶豆湯站着喝過。咬了一聲，表示贊美。笑道：「老鄉，孫把這茶豆湯送出來，真是靈其妥當。」他敢
不跑到籃子裏，在引着路，低聲笑道：「你見着咱李排長，你別說咱先喝了一碗，我實在渴得很。」魏存道：「
我不說就是。」老百姓看到老魏們打休，早已悄悄把東西送給老魏吃，這也不算犯軍規。兵道：「您
偏以不強為妙。」魏存笑着答應了。這時賊燈全滅，遠路在黑暗中，越顯空蕩。在胡同口，兵就攔着
一輛大車，命上面並沒有什麼，似乎是這看兵士來的。繞過大車，就看到那魏漢少胡漢月上，在個籃
子出來，接盤喊出了口，說：「這遠的兵營，魏漢子，又告訴他送茶豆湯的。」他道：「你假服全喝完了，給我
再留下一碗。」魏存道：「老魏，你若是睡不醒這兒，你就喝了一碗，碗現成。」魏存道：「放下籃子，假一碗湯
再過來。」他左手抱盤，右手端頭去，仰着身子，連氣也沒喘一下，咕嚕一陣，把碗碗送進嘴裏，

道：「我發覺出來是胡蝶是戲的，就拿送到姓于家去了。就存道：『那本，您這喝一碗罷。』他道：『呵！別別。馬路口，怕還有好些個人呢。』就存託了他，『這裏送來，送給于順馬路邊去。』那大兵先跑過去報告了，然後再跑回來，迎着跪着過去。在馬路口上，跪着存家不到一千米，原就堆着沙包，設下防禦的。在那沙包上面，架着一挺機關槍，另有十來個兵，各拿了沙槍，在沙包前站着，隨了那引路兵的後面，有一個掛盒子砲的人走了過來，突然站定，向他敬着軍禮。就存放下担子，立刻說不該當。兵道：『這位先生，還是我們李排長。』就存道：『排長，辛苦了。想着各位一定是口渴，搶了一碗菜豆湯給諸位老總解渴。』李排長道：『多謝多謝。有道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朝。我們軍人，平常吃喝着老百姓，困難來了，我們打仗是本分。算得什麼。』李得標，來，把這盆菜豆湯你們給過失嘴。黑暗中，就有人把網籃推到沙包下去。隨着有人送上一碗菜豆湯。他就站在路上喝着，和就存談話。就存道：『排長沒有遭遇刺敵的人嗎？』李排長道：『我們是走鐵道上的過來的，遇到幾個日本鬼子，把他們全給殺了。這附近通新站又過紗廠，怕鬼子由這裏穿過去。每條路口上，都有人把守着的。老鄉，你們老早來不被殺？這裏是火線上。』就存道：『我們被殺到今天會動起兵來的。』李排長聽他胡說，早把那碗湯水，完全喝光了。就存道：『孩子，把動着胡蝶的腿取來與我。』

依着我們的意思，早就該動手了。無奈我們上司，左一道公事，右一個電話，纏繞我們忍耐着。小馬插嘴道：排長，我們家就在那前街橫胡同裏，不響緊嗎？說時，他抬起手向馬路那頭指去。李排長笑道：你這罷。我們在你們胡同口上守着，你胡同口上就是火線。小馬沒作聲，把放在地面上的門扛拿起，扛在肩頭上。問道：各位老爺喝完了沒有？有人答應着喝完了，小馬過去，把綢鑲穿在門扛上，一肩統着走過來低聲道：張先生，咱們走吧，這是人家打仗的地方，咱們別在這兒打擾。李排長將碗筷送到綢鑲裏點着頭道：對了，你們走罷。魏存道：李排長，我家住在五號門牌。弟兒們要茶要水的，只管派人來取。祝你全軍勝利。說罷了，再掉轉身來，已看不到小馬。在這極十分嚴重的警戒線裏面，當然不能放大嗓子喊大，也就只得順着馬路邊人家牆腳下回家裏走，看看胡胡同口上了，就是噓的一聲，不知是那裏來的一顆子彈，由頭頂上穿過。魏存却也有些愕然，正站定了脚四週看去，不想劈劈氣拍拍拍響亂起。那頭上飛過的子彈，噓噓噓噓，在屋裏的屋脊裏發着凄慘的哭泣聲。魏存看看自己家門，還隔了一條長胡同，要跑回家去，却有相的當危險，眼前正是那輛大卡車擋住了路，繞過卡車，便是馬路中心，危險性更大。只好把身子一閃鑽到卡車底下去。在卡車下面向外觀察，只聽見馬路當中卜卜作響，被子彈碰的碎石和沙子，直冲到卡車上來，沙沙有聲。再聽前面那守禦線的所在，只聽斷波讓的放出槍去，並

不怎樣。這操練有二三十分鐘，於是那排機關槍狂烈的響起來。在機關槍響之後，很激昂的響着。一陣喊叫着，立刻給敵人聲令止，競存先退。聽出個究竟，眼着然後省悟，這正是我們的軍隊，衝出了防禦物，與敵人短兵相接了。萬一不好，敵人就可以到面前來。半空裏已沒有了飛舞的子彈，還等什麼？因之就在「手車」底下，鑽到胡同口裏面去，到了人家牆脚，一陣狂奔着跑到了自己的門口。大門半掩着，小馬已迎出來了。他道：張先生回來了，好極好極，劉媽正抱怨着我呢。我守在這兒沒敢進去。競存道：快開上大門罷。馬路上已經開了火很久。敵着門也許讓入衝進來。小馬聽說。砰砰蓬蓬，將門關得亂響。劉媽哆嗦着走到院子裏，顫着聲音道：張先生，你回來啦？剛才這一陣槍子亂飛，怕死人，您在那兒躲着了小馬這孩子，太不懂事。你同先生出去，你一個人先逃回來。競存道：不要緊。不要緊。要是像你這道樣說，總着槍聲的地方，凡人都會受傷，那戰場上還會有完人嗎？一言未了，咚的一聲，小馬在大門一詞裏喊起來道：哎，我阻斷了。終於是出了亂子，競存劉媽都嚇得心房亂跳。

炸起了中國男兒的怒火

受了傷。果顯危險，立刻跑到大門洞裏來。見小馬蹲在地上並不作聲。魏存也就蹲到地上來，伸開雙臂問道：你是那隻腿受了傷？怎麼打斷的？小馬道：打的是右腿。魏存道：我瞧瞧，斷到什麼程度，小馬道：我手上拿着呢？魏存道：什麼？整個兒斷下來了嗎？你痛不痛？小馬道：這還不痛嗎？魏存道：這痛了！來，我扶到屋子裏去躺着，先找點東西來綁上。說着，就伸手來攙他。小馬閃着身子道：休息了這很久，魏痛過來了，扶着猶我能走過去。魏存道：一條腿能走路嗎？這是你痛得麻木了，神經失了知覺。等一會痛楚漸漸復了感覺，你聽着罷，你會痛得叫爹叫娘的。這是我來攙着你，沒有錯。正說着，魏存拿了一枚洋燭，照腿腿的來了。口裏還道：真造孽，這孩子是什麼樣弄的，會把腿給打折了。她一

正待他……忽然……打……
 再……那……是那……我……我……我……
 記……並……那……因……我……
 打……這……這……這……
 說……忘……這……這……
 情……在……拾……這……
 有……的……在……
 也……就……主……
 ，……飛……
 是……也……小……
 着……胡……也……
 就……隨……
 了……大……他……
 就……快……

是大炮，這是飛機炸彈。劉媽手扶了房門，呆呆的看了幾半天才醒着。因道：這就來不成話了。剛才那一下子響，我覺得站着的這塊地都有些搖撼。這炸彈在那裏炸着？大炮是新站吧？這存像默然着，站在屋檐下，也是對天空看了出神。那曉得在炸彈響過之後，那轟隆隆的響着，就接連三響起，有時跟雷，真是劉媽的那話，連地皮都震動着。有時又跟雷，但只轟轟響了一響。小媽道：他媽的，這小日珠真不得去這海軍。這一炸再下法，要炸死多少人？就有這道理會他們，只炸了周圍子，在堂屋裏站不，不待向天空裏看麼。這時的天空，果然有些異樣。被潮最高的枝上，抹了陣陣黃色的金光。當這日軍時，在牆上噹噹亂叫的麻雀，現在也不叫了，只縮着脖子，縮在屋簷下。海軍生乳不知所置的飛起來，真是日本飛機油煙頭上滾個。現在掛載不是三個一隊的的飛機頭。彷彿在身後裏排着走馬燈似的。第一架飛過去了，第二架飛過來，約莫在一小時以前，新聽到的炸彈爆炸聲，總在五中次以上。飛機在屋頂上飛的次數，那更是記不清楚。除了初燃那聲，其餘的在右稍近，噴了煙雲而外，以後就深更夜裏一般，什麼響聲都沒有。飛機轟轟的響聲，轟轟也沒有，竟在定了一死神，竟覺得不覺五臟六腑裏有了一個生物的動作，就是劉媽那小馬。也不知是在什麼地方。這料了幾響，也沒聽得響。答聲又重，這飛機轟轟的響聲去。人見了，心裏也覺得這飛機轟轟的響聲，竟在什麼地方。

的流給淋濕，也越發的狂瀉了。魏存陪笑道：「老先生受驚了。老先生請手互揮揮，把拳頭連撲兩下。搖着頭道：『真受不了。我們一家人，女的哭男的歡氣，一點兒主意沒有。剛才聽到張先生家裏大鬧，我滿聲開門出來，要向張先生請教，您瞧我這一大家子人，男女老少一十三口……他嚇得嚇得下去了。』將右手抓住汗衫長袖頭子，去揉擦眼睛。汗衫的胸襟上，早是滴了好幾點淚水，魏存看到，老大不過意，便笑道：「老先生，您太放心。我還有辦法離開天津。一定替您想個辦法。陳老先生聽說，抱着兩隻拳頭，只管作揖。魏存道：『老先生，您請回住處，外面危險。陳老先生道：『我也願意跟張先生到外面瞧瞧去。』」老早的看好了路子，將來也好逃走。說着，和魏存一塊兒走出胡同口。看那大馬路時，家家緊關了門，固然是和兩三天一樣，今天更奇怪的，却是前兩天在馬路中心站的警察，是絕無僅有的生物，現在也不見了。空蕩蕩的這裏就是一條死過去了的馬路。東面和北面，有好幾處火餘，與烟直冲半空，在大號房屋。陳老先生搖了兩下頭道：「想不到兩天功夫，把一個花花世界的天津，弄塌到了這種樣子。魏存走到街心，四週看看，只有馬路邊睡着一條狗，在牠身上，流過很多血，好像是中了流彈的。此外還有一點最奇的景象。昨天晚上，那幾處火的餘燼，彷彿在屋子前後，也已燃開了火。真是這

這的地方之雖然這一陣一陣的槍聲傳來，但是且木感到怎樣可怕。不過是這陣，陣時嗅到硫磺味，陣時人有些特別的感覺。便向陳老先生道：「昨天晚上，這馬路上就鬧過火的，雖是沒有什麼軍隊，那時候戰時氣味也够濃厚。前面堆着沙包就是我們的防線了，咱們一塊兒跑過去。假若有受傷的士兵，咱們也可以盡盡力道。說着話，信步走向前。想不到那堆沙包前馬路上，飛了一片浮沙，在過去不到一丈的地方，路面上凹下去一個兩三寸深的窟窿。便道：「呵！怪不得兩下炸彈非常之響。那個地方，他們也放下一顆炸彈了。您看，這樣一塊大碎片，落在火身上，那還有了命？說時他彎腰在地上撿起一片尺多長，三四寸寬的鐵板來。陳老先生扯着他的衣服道：「聽！聽！飛機來了！快走罷。幾存看時，在市區西角，有四架飛機繞着，聽了幾聲轟轟之聲，有些飛機，像捲起的大海狂潮，向天上飛去。早上的太陽，被雲遮掩着，午空裏陰陰的，在半空裏響着的黑炮連聲轟着，這新的轟炸又炸了起來。那硫磺味也隨着濃厚，便附近人家放過了爆竹。老先生又道：「張先生，別只管看火了，飛機來了。他不能再等，說着，向回家路上先跑。就存看時，有兩架飛機，由西城廟南邊去，轉過頭，正向這裏飛。便喊道：「別亂跑，快跑！快跑的走。老先生跑得快跌到，右手上提了一隻鞋子左手來着腳。右腳穿鞋，左腳赤着。用多少先往西邊跑，又轉着身一會。炸的炸聲，不似前兩天那時候，炸的一聲，飛機飛着。

，由頭上飛過來，直撲到對面十字街口去。大家雖然心裏害怕，可是飛機還動不得，只好聽憑它作出一些什麼事來，也禁不住跟了飛機鼻子看去。這就看到每隻飛機上，各有兩個圓形的影子，向人家屋頂上落下。轟隆一聲，便是一陣黑烟冲青而起，突然一陣大風，向人狂撲了來。接連着有幾下轟隆之聲，便有幾陣黑烟冲起，便有幾陣大風。隨了這黑烟，屋頂上冒出火光。同時，也不知人是由那裏來的，一大羣像衝到了竹籬的鴨子一樣，顛顛倒倒在馬路上亂跑。大人們裏亂喊，小孩子口裏亂哭，向馬路兩邊直擁過來。剛才扔炸彈的飛機，本是向對面直冲過去的，炸彈扔下，飛機也就去遠了。不幾它身子一轉，斜了大半個圈子，又飛到了十字街口。逃跑的老百姓，剛喘過一口氣，一見飛機來了，又被再跑。不但跑到了馬路中心的人，又跌又撞的走，而且兩旁關門閉戶的人家，三三五五吐出人來加入馬路當中這一軍迷命的難民裏去，於是馬路當中的這一軍人，就像被狂風吹動了的海水一般，向前直湧。有的身子走得快了，倒在地上，後面跟的一軍，便一齊被絆着倒了下去。這時街上的秩序雖然很亂，可也沒有誰肯在人身上踏過去。前面有人倒在地上，後面的人也就只好站定了腳，呆呆望着。想一聲，不免兩兩分開的猶豫，那陣着大圈子的飛機，已到了頭上。只看它把長翅膀微微的擺着，卜卜卜飛機開槍響，飛機在路面上的人，好像頭上的亂磚，一個跟一個的，向地面上直倒。路上逃跑的人，看到這許

多人隨了機關鎗到下法，越發拚命的狂奔。那駕飛機的敵人，彷彿看到這種事情，是極其很有意義的。飛機第二次再繞轉着圈子過來，又碰到逃難人民的阻止。說存當飛開第一次掃射的時候，當于這身子，藏在一片小店的土櫃台裏。飛機去後，不敢遲延，挨着路邊牆脚，趕快的向家裏走。這時，只剛走到胡同口上，那路軋路軋的響聲，把空氣都帶着顫動了，眼見飛機又要飛臨到頭上，立刻把身子一縮，藏在人家牆角裏，微伸了頭張望。只看馬路上那些個被飛機控制着的人，沒有一個知道飛機敵艦所把身子藏起來的，全是在飛機前面狂跑。心裏又可痛，又可憐。那敵艦好像要表示它的得意之作，由牆裏朝牆着的房子上撲過來，還穿過了屋頂上直射雲霄的烟霧。到了馬路頂上，更向下飛，人的手伸起來幾乎可以抓住飛機。唯其是機身飛得這樣低的緣故，那機關鎗子的效力，格外來的快。隨着飛機的影子，在地面上閃電似的掠了過去，早有幾十個人感着飛機連響下擊的一聲慘聲，躺在地上。等飛機過去，那些在馬路上擁擠着的人，算是長了一番見識，不在馬路上跑了。看見了大小橫胡朝，大家不分高低，像驚散了的蒼蠅四處亂鑽。因之飛機第三次飛來的時候，馬路上的人已經很是稀少。大概敵人覺得屠殺的對象敵人，不夠痛快，沒有開鎗就去了。那些藏在裏面的人，直待不聽到一點飛機聲音，這才紛紛的走上馬路來。這時，十字街口曉曉的房屋，已有四個火頭，向天空裏亂沖烟霧。眼前的一片慘狀，令人

長亂黨，簡直分不出有傳來，天氣就熱，人在一團霧裏，都覺水能殺人。但一部份人，也不怕熱，或者賊爹賊娘，或者叫人的名字，還向火鏡奔去。誰若想到剛才幾機三次光顧，斜着死傷很多，也隨着人看去。不止五十步路，死屍和受傷的，一個挨一個躺着，就塞滿了馬路。尋人的入，有的蹲在地上，對受傷的亂叫。有的坐在地上死屍，號啕大哭。最慘慘的，是娘打死了，剛會走路的孩子，牽着死人的衣襟，哭着叫着。還有小孩子打得血糊週身的，娘倒走抱着在滿地印痕。沿馬路有次半里地，全是哭哭啼啼的聲音。其中有個三十多歲的人，站在路心警察崗位石墩上，把雙手高舉着拍過了額，大喊道：「各位各位，別哭別哭，聽我說兩句話，大家靜時，他舉了短袖白布對襟褂，光禿着腦袋，紫色圓字臉，下巴上有一個大黑痣，胸面的一路黑毛。說起話來，帶些山東味兒，有人認得，那正是賈子裏以權的，他會站起來演說，連藏存也感着有些奇怪，當然要注意聽下去。那掌櫃的道：「我是個沒有知識的人，不敢說什麼愛國不愛國。平常人家打咱們一拳，咱們一定得捋他一手。現在咱們跟小日本，沒招沒惹的，他壞了咱們的房，又對咱們老百姓，用機關槍掃射，咱們真是那容易欺侮的，哼他不怕一聲嗎？你們願意忍氣的，趕快走罷。是有能耐的，跟我一塊兒投軍去。咱們當了大兵，有槍在手，多少總要弄他兩個。他這話是說，咱們的入，同賊起來，當兵去，當兵去！大家哄成一陣。就在這時，人裏面響出一個大

子多謝的水子，穿著黃布短褲和藍綢頭襪衫，身著手頭，便像個學生。他站到警察崗位上站著，兩手高舉，高舉一隊，只喊大家別動。經他這樣帶頭的請求著，軍士把大家的聲音壓了下去。他道：各位要當兵，這可是好事。可是軍隊有軍隊的軍規，不能隨便便就讓咱們逃去。也許看著咱們裏面有人會將，連名名歌夫，他都不要呢。依著我的意見，咱們下鄉雷游擊隊去。趁著現在高粱地長的很深，那兒也跑去，候在公路旁邊，那一天就可以遇到鬼子兵經過，現錢買現貨，今天要幹，今天就有機會。大家又是談談一。鄭小歌子又道：自然，現在咱們，就動手，沒有一枝槍，也沒有一顆子彈。可是那沒關係，咱們在公路土堆下挖溝，只要弄翻一輛日本軍用汽車，就有丁本錢。有槍的馬士就趕到北倉落，一掃去。那裏是我老家，我還可以找著地方上的人幫忙呢。大家喊著，去去！殺鬼子兵報仇。那個小伙子就著在人羣裏點頭，馬路上擁擠著民衆，就有一二百人跟了走去。就存在一邊看著呆了，只管自送了他們走去。這就有人叫道：張先生，還不同去嗎？你家老媽子到處找你呢。就存看時，是那拉車的小三子，他穿了一件破背心，襯著兩隻光手膀子，在褲腰帶上，斜插了一柄斧頭。就存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帶著這柄斧頭欲難麼？嗎小三子道：我要砍小鬼。就存笑道：你不是說過國亡了活該，你還拉你的車，怎麼你也要砍鬼子呢？小三子道：這畜類太沒有人心。像他們這樣炸，拉車的他也回不了，這樣

做亡國奴，我不幹。說着，他右手拔出褲帶裏的斧頭。左手伸出一個大拇指，在斧頭鋒口上，摩擦了幾下。搖幌了兩下頭，鼻子還發着哼了一聲。執存聽說，心中暗喜，他想着日本人這樣轟炸，炸起中華民國的怒火了。這怒火正是我們晝夜企求發生的。現在小三子也有了這怒火。這着中華民族還不是一盆冷灰吧？

本，揪那一片衣襟，褲子褲袂，只管尋找擦汗的，口裏還是囁嚅不了。魏存道：你還是爲什麼？你說呀。劉媽道：我也難出來了。先生，你是看個情形不好，洗過澡，找一個結局。扔下我和小馬。怎麼辦呢？魏存不料她是這樣弱渾渾，氣神散了眼望着他，接着又哈哈大笑起來。小馬在外面搶了進來，兩手叉了腰，向劉媽瞪着眼睛道：你幹嗎鬼張先生？尋死？別說是張先生還有志氣的人，就是我也我不幹。我們必得把一條命換一個小日本。至少排他這壞一個。說着，將兩隻光手膀，互相用手搓着。魏存笑道：怎麼着？現在你不害怕了。小馬道：害怕有什麼用？光害怕是躲不了飛機的。剛才那個學生在那裏叫人當游擊隊，我就想來。只是沒有找着張先生，沒個交代，我不能走。魏存笑道：你胆子那膽小的人，現在倒挺驍硬的。小馬將胸脯挺着道：光胆小不成。胆小，日本鬼子可饒不了你。飛機大砲，他開他的，咱們還得幹咱們的。咱們更是不幹，白白讓它炸死去。魏存道：好。你有這大胆子，就去告訴隔壁陳家。叫他們趕快收拾着隨身帶的東西，什麼時候有機會，咱們什麼時候就走。外面飛機可在轟炸彈。你裏害怕就別回去。小馬道：不怕。現在我什麼也不怕了，你要我到車站上去，打聽日本的消息，我都敢去。他交代完了這話，立刻轉身走出門去了。魏存回到劉媽笑道：你瞧，這在你不異心我是誰超見了？說畢，又是一陣哈哈大笑，向劉屋子裏洗澡去。洗過之後，檢弄一些衣服，弄了一鍋洗澡水，再向裏房

週圍看看。估量海邊有什麼可拿的。無奈那張破網之聲，一陣接着一陣，某曾向碼頭止過過去，因離
無常棧掠過連屋屋全都被掃着震動了。引無過已談及却隨着海意。這是我說的。這小舟裏面既異中國
陳姓的管帶對着人家說手裏放上一排機關槍。說每次想到說手裏裝空一下。聽見被槍之聲阻了兩
來。以謂自己是替方的預定着。本館出院子門。就在屋子裏坐着，聽着在書架上抽一本書。可來我翻着看
幾頁。但眼光射在書本上。年架裏的飛機嗡嗡之聲，和那轟隆的炸彈聲。始終聽一阻。聽不見天不鋪
道日本飛機的聲。架。帶在頭刻四個字，總在腦子裏轉。聽着得書下去。頃刻好拿了一筒烟捲
着。椅子上坐着抽。這條約裏有兩小時，隨着機關槍聲和大砲聲，同時並作。究竟是那裏射擊，已經分
不出來。但聽到那噓噓之聲，嗚嗚之聲，在頭上飛來飛去。有時拍的一聲，屋頂上落一顆子彈，便不由
得過身的毛，跳下桌縮起來。也就爲了這原故，在兩小時之內，抽了抽掉一盒烟捲而外，什麼事全沒
有。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劉媽在門外伸進半個身子來，問道：張先生，您想吃點什麼？就存手裏
第七根烟捲。正在這時候，把枝烟點着，就說向誰笑問道：現在幾點鐘了？是呵！今天我們還沒吃
二點鐘。兩聲。劉媽道：已經兩點鐘了。你看，我們現在幾點鐘了？就存道：我倒是一點都
不覺得餓，你和小馬等可以進飯作飯。劉媽道：這飯菜每日，您一點兒不吃那飯呢？

魏存笑道：「總說說餓肚子，劉媽站在房門口，先是呆了半果，接着道：『這話倒是真的，怎麼我也不覺着餓？』說時，用手撫着腹部，魏存道：『不會吃得下吃不下，你還是作飯去罷。』把飯作得現成了，餓了就吃。把肚子吃飽了，我們得機會就地。劉媽聽到這個名字，不但帶着笑容，反是捫兩道眉毛皺起來了，因道：『這日本鬼子的飛機，老是在咱們胡同前後繞着飛，它扔炸彈還好點，不見得就破上了。可是它拉着人放機關槍，誰敢在大路上走着呢？』魏存道：『天黑了，半天空裏不見地下，飛機就不來了，那時候咱們再走罷。』劉媽道：『晚上飛機準飛不起，咱們要來，也是一樣的飛。但是在飛機上的日本人，不害怕地下，他何必那機發動呢？等天明去，他總得飛，也不怕你們中國人會把房子掀起來。』劉媽道：『甯願餓死，他有不挨炸彈的時候，那我倒是要避着去睡覺，家裏還有半口飯，鍋上燒十個饅頭蒸着，吃不了咱們可以帶着走罷。』她提到預備出去的事，就把毫無希望的心情，重新振作起來，帶了笑臉到廚房去。她這走不到十分鐘，小馬由院子裏一路嘍嘍地跑來，他道：『他媽的，這日本鬼子的，比毒氣還要厲害十倍，五馬路這條街燒掉了一半，他這是在這裏扔炸彈？我全着了，咱們這條胡同，一個個出口的地方，都有飛機扔過炸彈！』他一面說着，一面同魏存屋子裏走來，劉媽在後面拍着道：『飛機他不像像巡警站崗似的站着，在半天空裏守着。飛機咱們過去，他就是一炸彈。他兩隻手和過了，』

他這等事，雖是精神很健的，身體也強，知道這是一件大事，要弄好，是時上頭，海城子頭，大頭，由這上頭，海城子頭，他不能用手去擦汗，却擦起右手臂，在相頭上，摸擦着。腹了兩眼，向後看着道：「要是往胡同上，都有飛機守着，那怎麼辦？我這道，你自己也已經說過了，飛機不會像巡警一樣的站崗。」劉媽道：「小馬這孩子說得活靈活現的，我不信不相信。說着，他在廚房裏作飯，小馬在院子裏說話，他都聽見了。」劉媽道：「這日子雖能够不難清一點，點着一點呀。也許正在作飯頭，一個銀價頭落了下來。劉媽笑道：「你這話有理。不過你別儘給炸彈，把飯就搗了。肚子餓空了，送命也是逃不回的。」劉媽站在房門口，向後看呆了一陣，方才走去。走了幾步，復又走回來，向他笑道：「您要是走的話，可得言語一聲。」小馬在後面接着道：「你也太什麼了。張先生是那種人嗎？劉存德不怪他們，只覺得他們這無智識的人，過到了這非常時期，是格外的可憐。這時飛機關過了一陣，天空裏算安穩了一會子，不過在這邊的地方，有連續不斷的步槍聲。魏存正想定一定神，估量着是不是出去的機會。只見陳老先生夾着一個大提箱，在右牆下，忽忽的走進房來，瞪着眼睛道：「張先生，我聽着是非走不行了。這炸彈不在屋前，就在屋後。」魏存道：「看老先生這樣子，立刻就要走了，快計算走着。」魏存道：「陳老先生不怪我，請陳先生抱着，因道：我們是一點兒主意都沒有。我們要請張先生領着我們走呢，還在道：走，自然是要走的。你看

，打窗戶裏向外瞧，天空裏就是好幾個火頭，咱們這一帶房屋，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火封了路……剛
剛是說到這裏，嗚！突突突！那砲彈聲，又在屋頂上飛過。在這一響之後，屋頂上一個砲彈跟着一個砲
彈，只是不肯斷絕。遠處又哄隆哄隆的，有了彈子出炮口聲。魏存也站在窗戶邊聽，聽過了幾十響，
回轉頭來，見老先生還是站在屋子中間，把那個小提箱緊緊地在懷裏撲着。便笑道：老先生，這個樣子
，咱們是走不了的了。你放下箱子來先歇一歇。陳老先生這才覺得自己有點白費勁，把箱子放着。人就
坐在箱子上。抱着兩隻膝蓋，搖了兩搖頭道：日本鬼子，儘管叫老百姓別害怕，可是他們又拿大炮老朝
着中國老百姓轟。這個樣子，天津怎麼能安身？有些人想出來組織維持會，也無非是想保全財產呢？魏
存嘆道：您想明白了，日本人勸人合作，是騙人的。老先生道：不過日本人接管國人，沒有中國人，
他什麼事也幹不好。我算他佔了天津，他總得中國人和他作事，要不然，他怎麼和老百姓接得起來呢
？現在炮火連天的，咱們只好躲開。過兩天戰事停了。我想那孫作良善百姓的人，總可以回來吧？魏存
聽他如此說着，倒不好跟魏說什麼，只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陳老先生纔明白，魏存是不滿意他所為的
，只好默然坐在那箱子上。正感到無聊時，他的一個小孫子，由大門白一路嚷的進來道：老爺，你怎
麼還不去，大家等着你呢。陳老先生聽着，站了起來，雙手提着箱子。那魏存像做戲一聲大響，魏

鞋了脚，茶壺；我漫在附近住的老百姓，兵士也是走到了面前。問道：「打算到那裏去？」魏存道：「我住家約所在，今天整天都讓炸彈包圍住了，幾次想逃出來，都沒有逃過。現在我想到來探探路線，然後引着朝坊一塊兒跑。」兵士道：「你帶着手電筒的嗎？」給我。魏存將手電筒遞過去，他就拿着向魏存週身照了一遍。問道：「你是幹嗎的？」魏存道：「我是教書的。家就住在前面。假使老總不相信，可以跟我回家裏去聽聽。」兵士道：「並非是我盤問你，天津的漢奸實在多。老鄉，你回家去罷。今天晚上，你走不了，這四週全不好走。魏存道：「我們佈了防線嗎？」兵士道：「這個我不備告訴你，反正不能走就是了。」一兩個人逃走，走一步是一步，那還好一點，你要是帶着一大批人走，目標太大，無論遇到自己軍隊，遇到小日本，全跑不了。咱們都是中國同胞，假如逃得了，我還不願意多活幾個同胞嗎？」魏存道：「你這位老總說得有理，我不走了，天亮再說吧。」魏！王得標，同誰說話？」在二三十步外，有人插嘴問一句。王得標道：「隊長。這裏有位先生想探探逃跑的路線，我勸他回去呢。說話時，那班長抗了一枝步槍，也到了面前。」王得標道：「這是我們周班長，你問他罷。」魏存便先向他報告了姓名職業住址。周班長道：「張先生，今晚啊，你別想走了。不但是這前後有幾幾個口子逼不進去，就是過去了，翻而那條河裏沒船，你飛不過去。要是由鐵路橋上跑過去，兩頭都有兵，你去幹嗎？你希望我們在這兒打個大勝仗罷。那就把這裏的老

百姓全放出去。魏存道：「就是不能放我們老百姓出去，我們老百姓也希望打個大勝仗呀。只要國家能打勝仗，我們作老百姓的，雖然受一點犧牲，那倒是不在乎的。周班長講得對，走向前來和他揮着手，連連的搖了頭，笑道：「到那有知識的人，說話不錯。張先生，你回去罷，馬路上究竟沒有家裏圖安穩。魏存道：各位口渴不口渴，我家裏泡着現成的菊花茶，燒一大壺來，好嗎？周班長道：「好的。只是我們這裏弟兄少，分不開人去拿。魏存道：當然我送來。我家到這裏近得很。說着接過手電筒，又一路照了回來。胡同裏的人，全知道魏存出去發路了，現在全在大門外等候着，看到他回來了，大家就一擁而上圍住了問消息。魏存把聽來的話都說出來了。大家聽說是不能走，又兜回一盆冷水，呆呆的站着，默然無言，魏存道：「雖然現在不能離開這裏，咱們也並非是完全絕望。那周班長不是說了嗎？只要他們能在附近打個勝仗，把幾個口子打通了，明天早上就可以保護我們出去。我們放清現成的路子不去努力，只會嘆聲歎氣的，這不是辦法。歇一陣子氣，咱們就出來得了嗎？有人道：怎樣努力呢？我們也不會端槍打仗呀。魏存道：人家在打仗，咱們送點吃的喝的。找兩個麻布口袋出來，給人家堆堆紗包，或者送點土，送點衣服，這都算幫了忙，還有什麼不會的嗎？那個拉車的小胖子，也在這裏聽着，便道：「幹！幹什麼我幫第一個。魏存道：那很好，我現在要辦一大壺茶給他們喝，你先幫我去拿。」

為在人裏邊出來道：「我在這裏呢，誰存這？你這們家的便服裝上山，小馬道：咱們還是隨着來家裏睡怎樣吃呀？咱們家可沒菜。」魏存道：「打仗的軍火你以為像平常的人嗎？」小馬道：「咱們還是隨着來家裏得有點兒菜配着才好。」陳大先生也出入裏裏站牆，因道：「我家有幾塊臘肉，就是得煮熟。」魏存道：「那你就去煮熟罷。」我先把茶送去。這一說，大家跟着起動，有的願送臘鴨子的，有的騎出新鮮菜的，共騎了六七樣。魏存見大家熱心，很高興，便道：「各位儘管預備罷，我先同小馬送菜去，問他有多少人，好預備碗筷，回頭我叫小馬來報信。」小三子道：「不用我了嗎？」張先生道：「您別聽我拉臘皮車的，我也是個忠心報國的同胞。」說着，將手連連拍了兩下胸脯。魏存笑道：「好漢，好漢，你也去。」說着回家去，把大小水壺茶壺裝滿了涼茶，共是六壺，帶了幾隻杯子，同小三子小馬，一路送到馬路那頭來。遇到了哨兵將他們引到了一條寬胡同裏，一個三岔口的所在來，那裏就是防線。在全市空的火光映照下，看得相當清楚。左邊過去約二十步，是小胡同口，延到了平漢大紗廠，那裏架着一挺機關槍，有三個兵士守着。那裏的夜裏什麼掩護的，就是在地面上臨時搭了一堆亂磚和沙土，道不到三尺高呢。這邊是寶樹胡同，站着八位兵士。魏存將茶杯放在地面，請兵士隨便飲用，就敘敘和周班長談話。他道：「我們共有十二個人，就是警戒着這條胡同口的。」那魏存真有幾百日本墨，知道他們要打紅旗的禍來呢？我們只好裝

條胡同口上都設下警戒線。說時，他已經拿了「大碗茶在手，端起來昂頭一飲而盡。皺着臉提盞第二杯
斟，接清酒。當了七八杯，什麼仗都打過，笑者在這這樣談話，還是眼一溜。我說常對弟兄們說：「噫
戰死沙場也不屈。好茶，這信是二毛一兩的菊花，說着。在馬路以遠，我常都一。說存道：我們家準備
着一籃子銀圓，打算送給老總們當一頓點心。街坊說，有凍鹹肉的，有凍雞子兒的，不知道班長賞
光不賞光？周班長呵呀了一聲，笑道：大家看得起我們，送東西給我們吃，我們還有不識抬舉的嗎？說
存聽說，就叫小馬小三子回取去東西，自己依然站在馬路胡同口上和周班長談話。約莫二十分鐘的工夫
，小馬小三子把所有的東西，裝在一個大藤筐子裏，用木櫃子抬上前來。後面男男女女跟了十幾個人，
隨着也送些東西。有的抱着一個西瓜，有的拿着幾盒烟捲，有的端着半桶子餅干，全都送到周班長面前
放下。他笑道：這可了不得，慰勞的老百姓，比我們大兵多的多。小馬道：我原不叫這些人來。他們說
一來要茶聽話，二來問問消息。其實，這些東西，我這一抬子全可以抬來的。周班長笑道：來了就來了
罷。太熱的天，反正睡不着，只當是在馬路上乘涼。喂！王得福。你把这些饅頭鹹肉雞蛋，先分一股出
來，讓給楊仁勇三個人去吃。他們守住那無錫餛飩可不能睡。第一個西風也送給他們，說完了，那小漢
褲口上三枚守機開槍的，哄然一聲，發米着散煙。周班長道：弟兄們，你們都把東西搬去罷。多謝老曹

的。這五個老練的兵，並沒打動士兵，大家就圍在飛機旁邊，用手搥了搥。飛機裏面
 幾大個飛機員，圍着。他們吃機上帶去的乾糧。這些乾糧是給士兵帶去的，一點沒有存仗的糧食
 ，大家也高興的站在那邊看。士兵們高興的吃乾糧，就連飛機長也圍來吃。飛機長比奧士奇
 同甘苦，他高興與緊，開口吃弟兄們剩下來的。周班長雙腿下去，檢了兩個饅頭抓了兩大地鹹肉，放在
 饅頭中間，送到嘴裏咬了一口，咀嚼着道：他們全給我留着呢。我算什麼？我們李旅長，我們宋軍長
 ，上個饅頭來，一樣的乾布鞋打裹着。就存這。你們師長呢？周班長道：報上說是到北平去了。您當然比
 我們大兵知道的多。就存這。聽說李旅長這次很激烈，他非幹不可，你們知道嗎？周班長道：外面都是
 這樣說吧？我們當軍人的，什麼從命令為大，叫打就打，不叫打也滾湯子。今天早上我日本飛機場，
 就是看者這命令通了一個鐘點，聽飛機上邊來，要不，我們全給它燒了。他很快的吃完了兩個饅頭，
 兩手抓着一個饅頭猛吃。就存這。那是怎麼事？周班長道：原來李旅長下的命令，我們三點鐘出發，四
 點鐘打到飛機場。半夜裏，上面又發了一道命令，改四點鐘出發。打飛機場原是預備開營人，一營人兩
 營，一營人接應。打飛機的沒接應接來的一連命令，還是照原時間出發。殺到了飛機場，偏是日本鬼子
 又先開了槍。他十個班班，一團飛機飛機飛起來，我們的接應不開。天又大黑，只好要下來。嘿！說什

把大刀來，交給儲存。知道：爲了大家死裏求生，大家要聽我的命令，五分鐘以內把事情辦完。在這裏，
的女太太，老人家，小孩子，站在南邊牆脚下午亮處處去，快走。說完，果然有七八個人走開。周
班長將手點着月亮下沒走開的人道：一五，一十，一五，一，共是十六位老鄉。我們這裏還有六把鐵，
十一把大刀，兩把鐮子，全放在地上，你們能什麼傢伙，自己來。弟兄們，快把東西攪好。這時，誰
也不敢眨眼一秒鐘，月亮下，刀光和鐵鉸的影子，紛紛的忙亂着。三分鐘後，各人手上都有了武器了。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一些零碎的詞句，如“大家”、“命令”、“快走”等，與上方清晰文字相呼應。）

卷之三 十 月下

七

「明天是禮拜日，日子倒也不知道誰在睡不睡呢？他像個瘋子，這些人已經到那裏去了。何必鬧着半迷糊的談話？」

「胡亂說個話好聽口說，立刻到床中睡了起來。聽到曉子裏，並沒有看到什麼特殊情形，才定了神。先是將小馬車中行李搬動，及至便說理由，備具好樂。便道：天快亮了，這次我們大討走。你東西預備好了沒有？」小馬道：「我自己有一隻小箱子，一個鋪蓋捲。張先生還有什麼給我拿，這鋪蓋捲我就不要了。大熱的天，反正用不着。就存道：你們自己儘量帶自己的東西罷。我的東西多餘很，帶了一兩樣出去也無用，乾脆，全送給日本人。唉！說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走到屋子裏去，見木器傢俱，還整齊的擺着，對每一項都是心裏換着來的。復跑到書房裏去看看，鋪蓋有二四百本書凌亂的堆在書架上，不會搬得走。每一個角落裏，都不遺棄了呆，多看上一看，於是就發現到玻璃書戶外，有一叢黑影子搖搖不定，正是自己手裏的盆景，被塵搖動了閃動，也許是蠅在說，我們再會罷。就存不由得呆坐下來，對了那影子發酸。心想，大家都向安全地帶走了，誰來守住這天淵？可是，不走又怎麼辦法呢？沉沉的想着，不知道停止，却聽到院子裏有雜亂的腳步聲。自己出來看時，却是沈老先生引了一大堆人進來。雖存對這些老者的傳揚，已經是領受過兩次的了。便道：各位有什麼計議，不必把我算在內，我馬上要走。沈老先生道：誰說不走呢？晚上這一夜，我打死日本許多人，這賊軍的膽不小。咱們軍隊要

出這門了。這地方本身子，不知咱們老百姓，好壞不曉得，我們離開這裏罷。魏存哈哈
 笑道：這機關車，還是日本人的呀。一來得看一個關係，二來把想跟着日本人走的，也都拉過來了。
 各位還有什麼打算沒有？若是沒有打算，就同去收拾東西罷。明天已經快亮，我們是不能一窩路上看見
 人，就要離開的。陳老先生聽說，笑個不樂，央告着道：無論如何，你必帶着我走的。魏存笑道：其
 實我也沒有什麼保障。不過各位街坊願意同我一塊走，我一定在前面引路。不過有一層，現在是抓着機
 會就走，誰也不能等誰。陳老先生道：怎麼着，我們還得再理好了，放在手邊。就隨就在胡同裏走着
 張先生。您一動身，我們就跟着後面這機關車走，這兩天說飛機大破一鬧，空成了昏頭腦
 的。魏存道：這機關車走，真不知道。唉，就這不氣什麼。我這大小小十口，要逃不出去，可
 真。魏存道：老先生，不用發愁，我一定帶您走就是。早不用我背，不用我駝，讓他們在後面跟着
 。我這伴固不會不大家說說，似乎得下一層樓梯，魏存問去收拾東西。魏存自己，也開始感到一些危險
 ，背了兩手在身後，不在院裏走，裏面那裏，魏存問去收拾東西。魏存自己，也開始感到一些危險
 乎說多了他的光輝。魏存道的天空，魏存問去收拾東西。魏存自己，也開始感到一些危險
 對着剛去收拾東西的魏存，伴隨着魏存。魏存問去收拾東西。魏存自己，也開始感到一些危險

：劉娜，預備走罷。這天氣是將要天亮的樣子了。偏是夜間閉遠語，他這一句話，門外候駕的那批街坊，首先聽到了，大家哄然一聲，擠進院子來。競存向大家搖着手道：別亂別亂。天還沒有亮呢。咱們先得向大街上去打聽打聽。若是軍隊沒有撤防，我們還是不能走。早有兩個年紀輕一點的街坊，應着他的話，就向胡同外面跑去。不多大一會子，他們又跑了回來，老遠的招着手道：咱們走罷。大街上已經有人在走了。在胡同裏走着的人，這就不需要着競存引路，把放在地面上的東西，背着抗着，一窠蜂似的就向胡同外擁了去。陳老先生一家人，看到大家向外走，扶老攜幼的也都抗着背着細軟，隨了擁擠着的街坊，搶上大街去。小馬找了一根棍子，挑着一條柳條籃同手提皮箱，在大門洞裏叫道：你們不是要跟着張先生走嗎？張先生還沒有出大門呢。他只管這樣嚷着，可沒有人聽到。競存背下來着一個皮包，手裏提着一隻箱子，走到院子裏，向天空上看去，已經有大半邊天空變了烏吐色。正想對他們說，可以走了。猛然間，一陣噹噹軋軋的聲音，從東南角響上前來。小馬叫道：張先生，這是飛機響嗎？競存道：等一等走罷。小馬道：不罷。樣早就扔炸彈，咱們冒險走罷。競存道：你聽！聽了這句話，哄隆哄隆，就身好幾下炸彈爆炸聲。最後一聲，已是相距不遠。抬頭看時，有四架飛機，前一後三的，正在當頭天空兜圈子。第三架飛機以後，飛機已是低飛着去。頭不遠，拍拍拍，幾次向下直放飛機。原來

。因道：老先生，您這是鎮靜一點吧？有着機會，咱們就走，可別先把自己弄慌亂了。老先生把那箱子放在手上，喘着氣，連說的是的。因為這個時候。四五架飛機，嗚嗚軋軋的，正在屋頂上兜着圈子，不多多大一會，便聽到轟隆一聲，扔下一個炸彈，有兩次丟得太近了，將屋子裏天花板上的塵灰，震撼得下雪般的灑下來。劉媽手裏提了一隻箱子，扶了門站住，向魏存道：張先生，怎樣辦？我聽今天早十有幾兒過不去吧。魏存口裏啣了一枝烟捲，背了兩手，只管在院子裏來回的走着。魏了眉道：兩天以來，這樣的苦日子，你都受過去了，難道這一會子，你就熬不過。劉媽道：並非是我熬不住。你聽這日本鬼子的飛機，多麼邪行，老是在頭上繞着圈子。魏存也沒說什麼，用勁吸了兩口烟。老先生坐在台階石上，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這哄隆隆的轟炸聲，約莫響了二十三分鐘，飛機忽然集合攏來，又擺着前一個三的形式，由屋頂上飛了過去。五分鐘之內。飛機轟動空氣的聲音沒有了。炸彈轟炸地面的聲音，也沒有了。魏存站在院子裏，背了兩手，偏着頭，靜靜的凝神向天空裏聽着。突然向屋子裏叫道：要走，大家趕快走罷。飛機回飛機場裝炸彈去了。至少要二三十分鐘，才能飛起來，趁着這個當口，我們趕快跑。口裏說着，人向屋子裏跑，將掛在牆上的長衫披在身，站在屋子中間，四週張望了一陣，看到自己手提皮包，放在棹上，再也不用考慮，提起來在背下，人向外跑，叫道：小馬，劉媽，快跟我跑，走

的腦脚，對天空把身子掩藏着。一路上也遇到兩三處火燒的房屋，四五具倒在路邊的屍首，但也來不及去理會他了。穿過兩三截胡同，避過一帶空地，青隱隱透出了高粱苗子，這分明是離市區漸遠了。大家那熱了一口氣，更加勁向前跑了去。可是衝出了胡同，才發現了已到絕地，一條很寬的河阻斷了去路。原來所算到那郁郁的高梁地，却是在河岸那邊。看看河兩頭，在遠遠的西路角，有一道鐵路上的小鐵橋橫跨在河上。若要過河，非走到那裏去不可了。錢存正這樣估量着，彷彿就聽到了長空裏面，有飛機之聲。立刻聽下矯捷的河堤，站在水邊，向岸上的人連連招着手道：大家快下來，敵人的飛機又來了。大家是騎弓之鳥，又知道錢存正不會撒謊的。只這一聲，大家連跌帶滾，一齊跑下了河岸。錢存回頭一看，總有一百人上下。這就不由得呆了一呆。因道：這樣多人，目標太顯眼了，大家疏遠一點的走着吧？過了靜靜的鐵橋，就是高粱地，這便是比較妥善一點的所在了。大家聽到妥善的地方就在眼前，誰也不肯落後，一簇蜂的擁了上前。一部分人跑到河岸下面人擁擠，搶不上前，二次爬上河岸去，依然順了那小小的河堤跑。錢存見到嬌小馬路都邊在身邊，便道：快！快！快！拿了河岸爬下。他口裏說時身子已是連橋的橋下，就在這時，隨了吶喊的音，已有一架敵機，轉了大半個圈子，由河對面飛着。接上鳴的上下聲響，響着機身，向河岸這邊直撲過來。估量那高度，總不到十丈。只見它把翅膀斜了半邊，這

步法！快！快！快！人已快出大門。小飛機

侯和陳家一家沒走。老船夫喊道：各位上船，我不要錢渡過去就是了。那大鐵橋壞了，走不得。但是船上的客人，四處亂跑，誰理他。老船夫因陳老先生跳着脚催開船，只好一籌子點開。船到河心，已看到兩架飛機，順着河面向上游飛去。陳老先生在船裏，無處可躲，低着頭，緊緊閉了眼睛，所幸五六分鐘，船中藏了岸。幾秒鐘兩架飛機在船夫手上，飛着幾隻小馬先上岸。這次陳老先生倒不急於要走上岸，自己左手夾着箱子在岸下；右手伸到懷裏去作個掏錢的樣子。見人都上岸了，向船夫一抱拳道：掌櫃的過一回渡，五塊錢，真太多了，我給你一塊現洋罷。我比你還可憐，什麼全為了你，你行個好請。老船夫丟了錢子，拉住他一隻箱子就上岸。他叫道：快往高粱地裏鑽，飛機來了。陳老先生回頭看時，一架敵機，正飛在鐵橋頭上，側了翅膀，卜卜的向着橋上飛行的老百姓，一陣猛烈的掃射。那橋上的人，除了這機關槍聲，陸陸續續的向橋下滾了去。也許飛機上的人，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玩意，飛過了那橋之後，轉了翅膀，再飛過來。陳老先生兩手緊抱那箱子，將頭伸着向前直鑽。雖然平常是跑不動走不動的人，這時也不解什麼緣故，像倒回轉去了三十年，一陣風似的，跑上了岸。這裏除了一條窄窄的人行路，就是高粱地，老先生直跳入高粱地裏去，就將身子低低的在高粱杆子裏藏匿着。一面抬頭向天空裏張望，一面還向那高粱地裏的所在鑽動。也不知道那飛機有多少時候，

却聽得高粱地外面，有許多人說話，伸頭一看，家裏人全站在河岸上。小孫子跳着叫起來道：「爺爺出來了，爺爺出來了。」老先生倒不理會家裏人，彎着腰只管向河岸上尋找了去。大先生搶過來攙着道：「你又發什麼？小箱子在轎下夾着呢。」老先生道：「上岸的時候，我掏出一塊錢來給船錢，丟了。找出來，給那撐船的老掌櫃罷，那人心眼不壞，把我拖得高粱地裏來。那老船夫正站在身邊，笑道：『老先生，您不用找了，那塊錢就算我拿着了。您老罷，這地方危險得很。』」

老掌櫃的，你爲什麼還不走呢！老船夫道：「您聽，鐵柁是壓不過去。北岸上向南岸逃命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我爺兒倆要不在這裏擺渡，得陷死多少人？我一輩子都靠着擺渡過日子。過渡的人，養活了我一生，到現在大家正要渡船的時候，我惟死不嫁，我良心上說不過去。他站在太陽地裏，擰起那焦黃皮膚的右手，伸出一個食指，對了天上指着道：『我要對得住我的心。』各位老罷！高粱地裏有小路，先向西，後向南，可以找着到楊柳青的運河，上濟南，上太原，聽咱們的軍隊打回天津來罷。對岸又有人等着過河了，再見罷。」他說着話，日暮走下河岸，跳上船去。聽老先生不住點着頭道：「君子人也。談話時，船夫一篙子點開了船。陳老先生搖一雙手搖着道：『老掌櫃，我還沒給您波錢呢。』船夫在河心裏笑道：『老先生，您一袋幾十口逃難，帶着路上化圓。老先生手裏拿了三錢銀子，聚在手中攢攢着道：『錢我都拿出來了。』」

本人這樣一來，就把天津拿去了。他們拿不了，天津永遠是我們的。我們由南京來，就是替同胞奪回天津的。魏存定了定神，覺得他們雖是突然出來說話，完全是善意的。因問道：武裝同志，是中央××黨嗎？他們笑着沒答復。魏存笑道：老先生，聽見嗎？中央軍來了，您那房屋丟不了。只要我們有武力，日本在華北就站不穩。他站不穩，我們隨時就可以回來，天津永遠是我們的！大家在火碗飛揚下過着鬧天生活，誰也沒聽過一句壯胆的言語。這時大家看看服裝整齊的中國軍人，聽了很可安慰的言語，於是彼此相視微笑。在高梁苗上面，望到不盡的屋海，各人心裏想着天津是我們的！天津永遠是我們的！

衫的人，圍了個圈在吃酒。七巧八扁，拚命的吆喝，練面手拍他，有人在路旁。第二個朋友道：「我記得他們，還是這位作進口貨生意的。就存站起來道：天氣熱，這裏又鬧得很，我告辭，要回寓所去了。」

那朋友知道他感觸良深，也不強留。倒有一個朋友陪了他同走。走到馬路下時，見旁邊巷口上，四個傢伙，站在當面，歇了一乘涼帳，擺擺了去路。正覺他們有些阻礙交通。却有一陣汽車喇叭聲，響到了面前。看時，一輛油亮的流線型汽車，停在路心。立刻有七八個短裝人，圍向了汽車四週，滿着步哨。那輛子被抬到汽車門邊，車門開了，車燈光下，看到出來一位婦人。這婦人長衣飄飄，光彩奪目，看

其它。那婦人下得汽車，便跨過了欄杆，坐上轎椅。她一步未移，三輛轎快，抬着轎子，一個隨在後面，便向巷子裏去。放步哨的短裝人，有的提了馬燈，有的亮了手電筒，一半在欄前開路，一半在後面跟隨。簇湧着去了。就存被友人拉着衣襟，老早在遠處站定。這時才慢慢的走進了那巷子。巷子是人家花園圍牆夾成的，倒也綠森森地，映着天上的月亮。那轎子去遠了，巷子裏很靜淨，却聽到嘩啦嘩啦的洗

牌聲，在兩面花圍裏放出。朋友笑道：「你看這番景如何？」那婦人道：「隔巷對峙，夜戲正酣吧？」二人說笑着，慢步向前走。忽然一陣雜亂的腳步聲，迎面而來。先是一股燈火之光湧入眼簾。隨後便看到一乘涼

閣。正是剛才去的那婦人，她又轉來了。這巷子頗窄，只有三四尺闊，

第二頁
八
字
難
點
無
在
天
自
會

回發在

見。看。目

她。非。附。那。

回。了。到。發。回。

上。所。去。了。

我。道。友。朋。

我。道。友。朋。

新
華
書
局

2313

1021